

抗戰時期重慶的回憶

· 葛光豫 ·

我出生在河南，那時候家父在洛陽空軍航空分校服務。第二年七七抗戰開始，隨家遷往昆明，住了近六年。後來抗日戰爭日趨激烈，為集中兵力，空軍陸續轉遷到四川成都和重慶各地。我家人搭乘卡車，翻山越嶺，走了數天到達重慶。我那時讀小學二年級。

重慶是霧都，也是個山城。我們住在重慶一處叫做「紅球壩」的山上，在那裡可以遙望另外幾處山地。右拐下方叫做學田灣，上下山有一條小路可走。

往左邊去，是一帶平房住宅區，商店多較熱鬧。有一家理髮店，四川人叫剃頭店，我常去那裡剃光頭，大人留長髮叫做飛機頭。

有一家說書場，在場上擺著長條板凳，供人喝茶聽書說古，講岳飛，講水滸梁山泊等，有一女人講西廂記。說書的都是用四川話來講。我放學經過那裡，常住腳旁聽一下，不坐店。家板凳旁聽是不收錢的。還記得說那

書人講道：「只見老虎跳將起來，那武松撈起哨棒，就像一陣狂風掄了過去……」當時令我非常激賞。

那時外省來的人很多，被稱做下江人。四川話易學，小孩子學得很快。一直到臺灣後空軍裡會說川話還是很普遍。

我上學須再得爬上另一高地，那

是重慶最大鬧區，叫兩路口。有一種燒煤炭動力的公車，通往各地。因為山坡地多，每遇車子到站停車，司機叫一聲：「槓槓」，助手拿著兩個粗大木頭下車，放在汽車後

輪阻擋，防止滑動。

去兩路口爬坡，須登上約有兩百餘階的石梯。那段石階陡峭，對年紀大或婦人是困難的。山下面有兩人抬的滑竿可租，滑竿是由兩根竹竿捆綁一把竹椅，簡單做成。我放學回家站在那石階高處，可望見遠處山頂我家的房子。

我讀的學校叫做張家花園小學，是在一處很大的庭園內。有許多水泥房舍，還有養魚池，像似富貴家人的家園，但無人居住，也無人管理，我們學生隨便去玩。

校舍是張家花園的房子，僅有四



紅球壩：防空警報時掛上紅球。

個班級。我家住的山下有另所一小學，我曾埋怨說讀的學校太遠，父親堅持說那是張家辦的好學校。張家是什麼人我並不知道。

當年重慶抗戰生活非常艱苦，冬天裡雨多天冷。我穿母手做的布鞋去學校，雨天裡要走過一些泥濘小路，鞋襪往往打濕。我脫下鞋子拿在手上，赤腳踩踏爛泥走到學校後，找一灘雨水洗去泥巴，換穿鞋子。當時年幼不以爲苦，反而覺得有趣。記得抗戰勝利那年冬天，遇到重慶下大雪，我們好奇，還光著腳去踏雪。

紅球壩山頂四周是一遍空地，在我家後面聳立有一根高大的木樁。遇日機來轟炸時升起紅球警報。紅球像桌面般大小，用竹子和紅布做成。警報時除掛紅球警告外，保甲長拿著大鑼敲打，催促大家下山進入防空洞躲避。重慶防空洞有很多處，可容納二三十萬餘人。

升掛紅球由兩個士兵負責，他們一老一少，同住在一間小竹房內。房裡有一具有線電話機，專收聽防空司令部掛紅球命令：緊急警報掛三個紅球，解除後紅球降下。那小兵告訴我，遇電話打來如果不接聽，會「抓去槍斃」。

龜兒子是四川是罵人的話，但那

老兵叫那十五，六歲的小兵「龜兒」，他兩人同吃同住，很像父子，我想是一種戲虐的稱呼。我常在他們那裡玩。

在附近有一個宰豬場，時常殺豬。豬被綁在一條長板凳上後，喊爹叫娘哀聲極大，殺豬景象更是慘不忍睹。因爲好奇，我曾帶同學來看。後來父親知道了說不可以看殺生。

父親在山下學田彎的航委會上班。重慶夏天炎熱，空軍可以換穿軍裝短褲。想起父親當年爬山路上下班非常辛苦。利用在附近有許多長方形的石塊，父親在房屋前搭建一個小院子，也用石塊堆成桌凳，夏季天熱，我們坐在那裡吃晚飯。有時雨後常遇小院土鬆石垮，父親下班後就搬土抬石修護。

有一年霍亂流行，死了很多人，人人恐慌。傳說是水果李子傳播的，市面不許售賣李子。我曾去航委會打霍亂預防針，一日一針，連打六次，針後胳膊紅腫，那經驗難忘。

由於自古黃河流域氾濫多災，民國三十一年河南發生大旱荒災。我家在河南洛陽時，發生一事。據母親說有天，一家窮困的鄉下人帶著一個十二歲女孩來我家，要我母親留下那孩子。那爹娘說這女孩「能做事，能吃

苦，她有口飯吃就行」。母親見那家人可憐，當時我方出生不久，也需要幫手，沒多考慮，就將那叫春蘭的女孩留下，一直多年。

住重慶時，有位父親早年東北航校同學，他是留法學機械的，常來我們家。他叫顏叔，我叫他顏色叔，獨身沒家。他來時常對母親說：「嫂，吃餃子的來啦！」

一日母親對他說：「你這總是打光棍也不是辦法呀！」

顏叔說：「那咱辦！」

母親說：「我把給春蘭你。」我們東北家鄉話「給你」是嫁給的意思。春蘭那時年齡已大，她父母不知去向，也不會再來。果真春蘭和顏叔結了婚走了。

春蘭在我們家自洛陽，昆明到重慶約有十餘年。自我嬰兒懷抱起，到幼年上學，春蘭一直帶著我成長。母親爲人慈善，待她如己出，還告訴她如有人問她姓什麼，就說我家的姓。

許多年以後在臺灣，母親晚年常提起春蘭的事。老人家常對我說：「春蘭一手把你帶大的。」也常自言自語說：「不知道春蘭現在哪？」。

民國三十六年日本投降，我們搭空軍安排的大木船去南京，離開重慶，結束八年抗戰逃難奔波之苦。